你這人十分神秘

睿申舊夢 文老壽 畫李茂裕

「今天沒有空吧？」

「我要到『小江南』附近，還未進早餐，坐野藕汽車趕來，你請我吃一碗麵。」

「什麼麵？」

「排骨雙澆，過十分鐘，你就給我叫。」

「好好好，再見！」

排骨雙澆麵放到小張的對面，他已見白月琴自外進來，喘着氣坐下，堂倌送上一杯茶，她即喝了一口道：

「我要到同春坊去。」

「在我們這條馬路上。」小張問道：「吃了麵即走？」

「是的，後天我再來。」白月琴又把聲調抑低：「後天是我的安全期。」

「你這人十分神秘！」

「我可能是共產黨嗎？」

「你是共產黨我也不怕，我又不犯法。」

白月琴這時才開始吃麵，後來提到該解放裝男朋友，此刻令她深信他是共產黨員了，但自己沒問。她吃完麵即去打電話，用的是國語，她收綫回到小張面前道：

「我可以再坐十分鐘。」

「要你答覆一個問題：你與那位解放裝的仁兄實未上過床嗎？」

「當我首次與你上床，」白月琴頭頭伸得長，聲調抑低：「你已經知道我此前已與別的男人上過床了！如果我與那人已及于亂的話，何必瞞你，阿文：你很幼稚。」

「我對你是有些感情的，因此呷醋。」

「後天我下午三點來到此地，我們去卜畫，我還要突破一下。」

「突破？」小張瞪目。

「我是指由我付錢開房。」

「你玩我？」

「這話十分混帳，以前你付房租也是玩我嗎？」

「我失言了。」

（二一六）

二一四：不是為了錢

「現在收銀明年收還不一樣。」關樹峰說。

「不一樣。生日禮物怎可以預收呢？而且，明年不知道咱們是否還在一起。」蒙莉瞥他一眼。

「你為什麼這樣說呢？」關樹峰不大喜歡她說這種「意頭不好」的話。

「世事難料，誰說得準呀！」蒙莉淡然一笑，突然很世故似的。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這禮物我是特地為你買的，你不收不行。」關樹峰再把目飾盒推到她面前。

有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不喜歡汽車，沒有一個女人不喜歡鑽石，他們都以擁有這兩種東西為最大的滿足之一。關樹峰絕對相信這種說法。他想，像蒙莉這麼漂亮的女性，會更想以美麗的服飾和高貴的鑽石來襯托她的美貌。所以，只要他堅持送，她最終會收下這個鑽石戒指的。

但是，出乎關樹峰意料之外，晚餐完後，蒙莉仍然不收這禮物，關樹峰也無計可施了。

迷霧 陳浩泉

週末，關樹峰特地和蒙莉去逛公司，希望買幾套漂亮的時裝送給她。

可是，走了大半天，她只挑了一套普通的運動衣。

「再挑幾套別的衣服吧！」關樹峰說。

「不必了，家裡的衣服夠穿啦。」蒙莉說，「這運動衣是用來行山、跑步的。」關樹峰只好苦笑。他想作點表示的機會也沒有。

和蒙莉有了密切的關係後，關樹峰就希望能在物質方面給她一點補償，但蒙莉却不大領他這個情，這使關樹峰內心感到歉仄，同時，對蒙莉的感情也更深了。

二一六：歐洲僱員手續很快

與月息三分半；另一辦法是代投資，蝕本照蝕，如經營賺到錢，我們公司四成，她得六成。稅金她付。至於辦居留手續，我即刻辦聘書，請她作歐洲法國、瑞士、意大利的營業顧問。不止一年，她是本港大公司的僱員，什麼時候她不做或被辭退了，那居留權便停止了。」

「一切拜託，她講動聽量存歐外匯額一百萬美元……。」歐芳用中國話問他：「你真作介紹人？那隨她選我說的兩個辦法之一，一天內為她辦境表打字。」姬娜還了存歐取息的第一個辦法，每月結合三萬五美金。她在香港，一個月無論如何用不完廿七萬三千元港，一個月苦告知壽民：「作歐洲營業部高職，如果她真日日到工，公司當然付她薪金，起碼最有一萬二，外國人有房屋津貼——月租的一半。」壽民道：「明天先辦好存歐。」

周傳聽了太古長嘆，壽民陪姬娜去尖沙嘴壽民見姬娜帶來太多的鈔咀定製了三套秋裝，然後在大上海吃晚飯——「試試大閘蟹，我今天還沒有吃過。」他將大閘蟹簡單介紹了，姬娜沒料到這麼名貴，而且名符其實，認為「真是美味。」

「一定要飲黃酒，微溫的，才有味！」壽民叫蒸了四隻中型大小的，兩人慢慢剝食，並教給她：「宜慢慢地，細細地食，不可亂嚼，糟蹋了。」姬娜立刻領悟了，吃了半個時，她已認識到湖蟹的價值。姬娜說：

「既然月息有三萬五千美金，廿多萬港元，那我們可以用分期付歐買所住宅了——至少保值！」

壽民搖頭，暫時你支薪，並用房租一半津貼，這利息不領用，一年有四十二萬美金，拍入本金存放……。如此才不負你來遠東。

這夜仍返海濱假日館，在浴後行房時，姬娜談到以後的事，她想坦白告知文子。壽民堅決反對：「她不理我外遇，但正式告知便一定引起醋意，這是必然的。」姬娜道：「我由你作主！」兩人魚水之歡，恩愛異常。

次日通電話，歐芳派人送來聘書和証明信，叫他們帶護照去總移民局辦外地受聘職工簽証。他們交上証件，雙雙坐在排位上，等候叫名——「因為你信任了華巷新公司，存放鉅歐，所以為你代表長期居留權，我把我和爸爸的談話告訴他，說：「永年，你喜歡做哥哥，還是做丈夫？」

他和我游一會泳，不說什麼，我灼灼地說：「怎麼，難于啓齒嗎？」

他扭臉瞥視我，說：「當然想做你丈夫啦！但我有顧慮。」

「什麼顧慮？」

「我知道卜萬昌追求你很熱切，你常和他出雙入對——」

我立刻打斷：「千萬別誤會，所謂出雙入對，只不過應酬罷了。」

「但許多人，特別是萬昌，他會認為我橫刀奪愛，竟以義兄的身份，奪妹妹為妻！」

「我這個船廠公主就無主見，就沒有自己的愛戀嗎？我能讓你搶掉嗎？」

「這些事，你一定要向萬昌解釋清楚，這件日子，我已聽見一些風言風語，指我是一個街邊報紙仔，一塊爛泥，讓子豪叔挑上壁，居然受他器重，並登堂入室，做起義子，將來，船廠、家業，多多少少會落入口袋……現在，我和你……人們又會怎麼說呢？」

二一六：仙人指路

蒙妮坦曰：「林生，我幫你捉我去賞。」

林華呵呵笑，曰：「捉你去賞，亦係益我自己嗜，你要幾多？」

蒙妮坦曰：「昨日行街，見到一件風褸，三千幾，個歐幾好，又不貴。」

林華曰：「然，不貴，不貴，我送界你。」

林華馬上叫人埋鐘，準備帶女出街。

阿占馬上用無綫電話打入夜總會，叫蒙妮坦聽電話。

蒙妮坦接聽，問係邊一位。

阿占曰：「你是否蒙妮坦？」

蒙妮坦曰：「我就係，你邊位呢？」

阿占曰：「你同個位林華先生出街，然否？」

蒙妮坦驚曰：「你點知，你係邊個？」

阿占曰：「我打救世人，姓林個老嘢有絕症，你小心領嘢！」

蒙妮坦曰：「也絕症呀？」

阿占曰：「愛逆病也！有得醫喫！」

坦妮曰：「你點知？你係邊個？」

阿占曰：「你叫佢着兩衣都唔得，有百分之一機會染病，你執生喇，我為了救你位小姐，所以暗中通知你。」

蒙妮坦曰：「阿哥，你是否交通燈？」

阿占曰：「非也，我是仙人指路，你信我啦，你同佢上床，一定香，提早投胎。」

蒙妮坦曰：「我又不識你，點信你嗜！」

阿占曰：「信不信由你，我已經勸過你幾個姊妹，有人同佢上床者也。」

蒙妮坦曰：「阿哥，你是否交通燈？」

阿占曰：「非也，我是仙人指路，你信我啦，你同佢上床，一定香，提早投胎。」

蒙妮坦曰：「我又不識你，點信你嗜！」

阿占曰：「信不信由你，我已經勸過你幾個姊妹，有人同佢上床者也。」

一〇一：不做義兄做夫婿

爸爸又是發出哈哈大笑，笑畢，伸手撥弄一下我的頭髮，凝神注望我。

「怎麼啦？你不贊成？」我問。

「有想清楚嗎？永年出身貧寒，又是水上人。」爸爸說。

「他現在不是很充實富足嗎？」我說：「爸爸，聽你說，我們老祖宗也來自水上呀！」

爸爸終于說出心裡話：

「雅鳴，其實我早有此心，把你們撮合在一起，但我顧慮到你。」

「不用顧慮，我愛他！」

「把你們的兄妹關係結束，還不簡單嗎？」爸爸說：「我只要擇個日子，宣佈你們是一雙未婚夫妻便成啦！」

「你至少要徵得永年的同意呀！」我說。

「那得看你了！」爸爸說着捏我臉頰一下。

「還不容易嗎？我那天假期，約永年去深水灣游泳。當我們一起在海上翻泳時，我把我和爸爸的談話告訴他，說：「永年，你真是做丈夫了。」

他和我游一會泳，不說什麼，我灼灼地說：「怎麼，難于啓齒嗎？」

他扭臉瞥視我，說：「當然想做你丈夫啦！但我有顧慮。」

「什麼顧慮？」

「我知道卜萬昌追求你很熱切，你常和他出雙入對——」

我立刻打斷：「千萬別誤會，所謂出雙入對，只不過應酬罷了。」

「但許多人，特別是萬昌，他會認為我橫刀奪愛，竟以義兄的身份，奪妹妹為妻！」

「我這個船廠公主就無主見，就沒有自己的愛戀嗎？我能讓你搶掉嗎？」

「這些事，你一定要向萬昌解釋清楚，這件日子，我已聽見一些風言風語，指我是一個街邊報紙仔，一塊爛泥，讓子豪叔挑上壁，居然受他器重，並登堂入室，做起義子，將來，船廠、家業，多多少少會落入口袋……現在，我和你……人們又會怎麼說呢？」

二一六：仙人指路

蒙妮坦曰：「林生，我幫你捉我去賞。」

林華呵呵笑，曰：「捉你去賞，亦係益我自己嗜，你要幾多？」

蒙妮坦曰：「昨日行街，見到一件風褸，三千幾，個歐幾好，又不貴。」

林華曰：「然，不貴，不貴，我送界你。」

林華馬上叫人埋鐘，準備帶女出街。

阿占馬上用無綫電話打入夜總會，叫蒙妮坦聽電話。

蒙妮坦接聽，問係邊一位。

阿占曰：「你是否蒙妮坦？」

蒙妮坦曰：「我就係，你邊位呢？」

阿占曰：「你同個位林華先生出街，然否？」

蒙妮坦驚曰：「你點知，你係邊個？」

阿占曰：「我打救世人，姓林個老嘢有絕症，你小心領嘢！」

蒙妮坦曰：「也絕症呀？」

阿占曰：「愛逆病也！有得醫喫！」

坦妮曰：「你點知？你係邊個？」

阿占曰：「你叫佢着兩衣都唔得，有百分之一機會染病，你執生喇，我為了救你位小姐，所以暗中通知你。」

蒙妮坦曰：「阿哥，你是否交通燈？」

阿占曰：「非也，我是仙人指路，你信我啦，你同佢上床，一定香，提早投胎。」

蒙妮坦曰：「我又不識你，點信你嗜！」

阿占曰：「信不信由你，我已經勸過你幾個姊妹，有人同佢上床者也。」

二：連夜趕工製銀錄

一九三八年，抗日的烽烟已燃燒至南華地區，廣州以及鄰近的城鎮紛紛陷落，中國國軍節節敗退，愛國志士組成游擊隊，對日寇展開鬥爭，保家衛國。

在中山的小鎮沙溪，這時尚未落入敵手，市面已經十分蕭條，鎮上有一間金銀器店，名叫南記，店主就叫甘建南。

說是金銀器店，其實以銀器為主，主要還是來料加工。

那時的流通硬幣，還使用大洋與雙毫。

即是說，客人上門，交付大洋若干枚，或雙毫若干元，店主甘建南就會在他的銀爐上把大洋或雙毫烙掉，打成頭鍊或手鉈脚鉈等物。

這時已經是黃昏時份，南記的銀爐火光熊熊，砧上叮叮响，甘建南正在趕工，替一個熟客打造一條銀項鍊，作為迎娶新娘之用。

這條銀項鍊明天一早就要交貨，他不能不連夜趕工，連晚飯的時間也要推遲。

這甘建南，約莫四十歲年紀，赤着上身，下身只穿一條牛頭褲，在熊熊的爐邊，用勁地錘打着，額頭上與背脊上，滲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終於，那條項鍊完成了。甘建南輕輕撫摸着那條還溫熱的項鍊，有如撫摸兒女。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進舖來。

三個月前，吳永雄認識了鍾美玲後，首先第一印象，鍾美玲成熟多了，也不斤斤計較於小枝節，顯然，她不像丁燕芬的小器。

就在此時，也發現丁燕芬有另一個男朋友，與永雄先發制人，探到了丁燕芬和男友拍拖看電影時，他買票在他們背後。

開映後，他才入場，散場了，燈亮了，他在後邊拍拍丁燕芬道：「這麼巧，在此遇到你，這一位是……」

丁燕芬一面尷尬之色，還勉强堆着笑容，介紹男友和他認識。

吳永雄迅速離開了戲院，以免丁燕芬尷尬。

傳呼機响了，那是丁燕芬的留言電話，致電傳呼中心，丁燕芬留言老地方見。

吳永雄也早已有此準備，料不到如此快和那位男士分別而見她。

老地方是時鐘公寓附近一間餐廳，吳永雄去到，見到了丁燕芬。

丁燕芬瞟他一眼道：「有何好笑的，彼此彼此。」

「社會是公平的，如此一來，我沒有欠你，你也沒有欠我的了。」吳永雄說。

「我知，你早已準備和我分手，因此，我也早為之所，以免我給你遺棄時，徒然傷心。」丁燕芬也不示弱。

「我們幾時分手？」吳永雄問。

「如果你同意，今晚是最後晚餐。」丁燕芬笑着說。

二一六：不做夫婿

爸爸又是發出哈哈大笑，笑畢，伸手撥弄一下我的頭髮，凝神注望我。

「怎麼啦？你不贊成？」我問。

「有想清楚嗎？永年出身貧寒，又是水上人。」爸爸說。

「他現在不是很充實富足嗎？」我說：「爸爸，聽你說，我們老祖宗也來自水上呀！」

爸爸終于說出心裡話：

「雅鳴，其實我早有此心，把你們撮合在一起，但我顧慮到你。」

「不用顧慮，我愛他！」

「把你們的兄妹關係結束，還不簡單嗎？」爸爸說：「我只要擇個日子，宣佈你們是一雙未婚夫妻便成啦！」

「你至少要徵得永年的同意呀！」我說。

「那得看你了！」爸爸說着捏我臉頰一下。

「還不容易嗎？我那天假期，約永年去深水灣游泳。當我們一起在海上翻泳時，我把我和爸爸的談話告訴他，說：「永年，你喜歡做哥哥，還是做丈夫？」

他和我游一會泳，不說什麼，我灼灼地說：「怎麼，難于啓齒嗎？」

他扭臉瞥視我，說：「當然想做你丈夫啦！但我有顧慮。」

「什麼顧慮？」

「我知道卜萬昌追求你很熱切，你常和他出雙入對——」

我立刻打斷：「千萬別誤會，所謂出雙入對，只不過應酬罷了。」

「但許多人，特別是萬昌，他會認為我橫刀奪愛，竟以義兄的身份，奪妹妹為妻！」

「我這個船廠公主就無主見，就沒有自己的愛戀嗎？我能讓你搶掉嗎？」

「這些事，你一定要向萬昌解釋清楚，這件日子，我已聽見一些風言風語，指我是一個街邊報紙仔，一塊爛泥，讓子豪叔挑上壁，居然受他器重，並登堂入室，做起義子，將來，船廠、家業，多多少少會落入口袋……現在，我和你……人們又會怎麼說呢？」

一〇一：不做義兄做夫婿

爸爸又是發出哈哈大笑，笑畢，伸手撥弄一下我的頭髮，凝神注望我。

「怎麼啦？你不贊成？」我問。

「有想清楚嗎？永年出身貧寒，又是水上人。」爸爸說。

「他現在不是很充實富足嗎？」我說：「爸爸，聽你說，我們老祖宗也來自水上呀！」

爸爸終于說出心裡話：

「雅鳴，其實我早有此心，把你們撮合在一起，但我顧慮到你。」

「不用顧慮，我愛他！」

「把你們的兄妹關係結束，還不簡單嗎？」爸爸說：「我只要擇個日子，宣佈你們是一雙未婚夫妻便成啦！」

「你至少要徵得永年的同意呀！」我說。

「那得看你了！」爸爸說着捏我臉頰一下。

「還不容易嗎？我那天假期，約永年去深水灣游泳。當我們一起在海上翻泳時

二一六：一個可怕可怕的

「政治局勢」已較明朗化，赫魯曉夫同志一上台，換掉一批領導幹部，主管科技的部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隔離審查，去向和生死未卜，不過肯定的是凶多吉少了。而接替他的新部長雖然還未亮相，已使到各位外調到中國工作的專家忐忑不安了。

一個訊息已露端倪：赫魯曉夫同志認為中國領導人已對他們老大哥不大恭敬，甚至破壞了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間各國的團結，因為他提出的一些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論點，中國的「老弟」並不同意，甚至敢於提出反對，這使他深感面目無光！可不是？東歐各兄弟國家，從來不敢逆意的，才是聞不久的中國「老弟」，居然敢逆意，這還了得？

為此，赫魯曉夫同志已有意思漸而中斷對中國的各方面援助，「不還以顏色不行啊！」這句話是巴耶夫系授在聘有關的傳達報告時，赫魯曉夫同志是如此說過的。

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意味着外調到中國的專家，不但不會增加，可能逐漸減少，這真令人不安。

巴耶夫系授目前還和同行談到這問題，就是最担心的有一日真還組團，這真是壞透了的消息，因為誰也不願這樣的——試問，誰願組團後，生活艱難及得上在中國工作真意思！

却說達在莫斯科的巴耶夫教授，開了幾天的緊急會議後，整個

足跡 春青的 王方

族家市城 剑辛

愛滋狂人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田長歌

市城之光 匡成

兒戲（二）

「我知，你早已準備和我分手，因此，我也早為之所，以免我給你遺棄時，徒然傷心。」丁燕芬也不示弱。

「我們幾時分手？」吳永雄問。

「如果你同意，今晚是最後晚餐。」丁燕芬笑着說。

情族異 丹青

畫年版木青柳楊 格風族民郁濃具

時一噪名曾均魏箏風張人泥

美術欣賞

通天曉先生：

「楊柳青年畫」的楊柳青是個專畫年畫的畫家嗎？另外「泥人張」、「風箏魏」又是怎麼同事？請您回答。

安妮小姐：

楊柳青年畫中的楊柳青不是人名，而是地名。楊柳青是一個鎮，位於天津的西部，古稱「古柳口」。這個小鎮前臨南運河，背倚子牙、大清兩條河。古時候，這裡南船湧集，市景繁榮，被稱為北方的「小蘇杭」。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這裡，只見四堤十里垂楊，北岸柳田千頃，就把古柳口改叫楊柳青了。楊柳青從此得名，並代代相沿下來。

楊柳青這個地方的人，從明朝崇禎年間開始，就從事木版年畫印刷工藝，到清朝光緒年間時，楊柳青鎮已是「家家都會點染，戶戶全善丹青」，形成了全盛時期。

楊柳青年畫直接繼承了木版畫的傳統，在製作上採用木版水印和人工彩繪相結合的方法，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民間流傳着「楊柳青年畫每年咕（復活的意思）一張」的佳話。說是有一張年畫咕了一頭小馬駒，小馬駒從畫面直奔下來，並且跑到了山西，有人還親眼見牠在池邊飲水呢。可見，楊柳青年畫在民間是相當有魅力的。

泥人張是指堪稱「天津一絕」的泥人張泥塑。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有一位名叫張明山的京劇鬚生余三勝的立體肖像，博得了人們的稱道。「泥人張」因此出名。相傳張明山捏像技術高超，在戲館裡，他在衣袖中藏着泥，一邊看戲，一邊捏塑，一出戲未完，他捏的像已經完工。他的作品曾獲巴拿馬賽會一等獎。據說，當時天津有個外號海張五的大鹽商，是個大流氓，他讓張明山為他捏像，張明山見他盛氣凌人，拂袖而去，回到家裡，靠着他對海張五的瞬息觀察，就捏出了一個渾身透着流氓氣的海張五泥像，並擺在小攤上出售，上書「賤賣」兩字，觀者如堵，無不拍手稱快。

湯加及撒哈拉土著以肥為榮以肥為貴

民情風俗

李彥先生：

目前，被譽稱為撒哈拉的沙漠之星，人們經常慕名前來瞻仰一番。

女子為了增加體重而發胖，從七、八歲開始便接受發胖的訓練，每天讓女奴用油脂抹在自己的身上，吃的是羊奶以及高脂肪的油脂食物，却從不參加體育運動或者勞動。（凱民、新九一四三〇）

晉察冀邊區郵票珍罕之品存世少

最近拍賣會上估計高達近萬港元

通天曉先生：

我叔父從內地探親回來，帶回來一個中國郵票，他說是很珍貴的郵票，但沒有面額，不知是真是假，請代查明，並告知價值若干？

陳宗先生：

寄來一枚郵票的影印本，希望我們代查資料；的確如你來信所說的，這是一套紀念郵票，上面有「晉察冀邊區發行的第四套郵票」，圖案是一個頭戴尖頂便帽，手提上了刺刀的步槍，身掛子彈帶的軍人，大步向前。

郵票沒有面值，當時的平信郵資為五分，如果細心觀察，可看到軍人身上的子彈帶的圖案花紋，是內藏一個「5」字，暗示郵資五分，這枚郵票之所以沒有標明面值，因為不是公開發售，而是免費發給軍人使用的。郵票是七月發行，十二月即停止使用，故此存世甚少，得以保留的也就成為珍罕之品。當年為甚用了這麼短時期呢，是另一個歷史故事了。

抗戰軍人紀念郵票，根據今年最新的郵票目錄訂價是一千二百美元，最近有一個郵票拍賣，資品裡面也有一枚同樣的郵票，拍賣估價是九千六百元；實際上的市價是六千元至九千元之間，視乎品相而定。無論如何，你收藏的是一枚中國解放區珍貴郵票。（黃莎、新九一四八八）

郵集小識

一枚珍貴郵票，是解放區郵票，更是解放區第一套紀念郵票，全套一枚，紅色，郵票上面無面值，是晉察冀邊區於一九三八年九月發行，無齒孔。

晉察冀邊區，是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晉是山西省，察是察哈爾省，冀是河北省，這個根據地是位於同浦鐵路以東，津浦鐵路以西，正太、德石鐵路以北，張家口、承德以南的一大片平原，以山西五台山為中心，發動羣衆，展開游擊戰的抗日革命根據地。晉察冀邊區自一九三七年開始發行郵票，你收藏的一枚是一九三八年發行的第四套郵票，而且是解放區發行的第一枚郵票